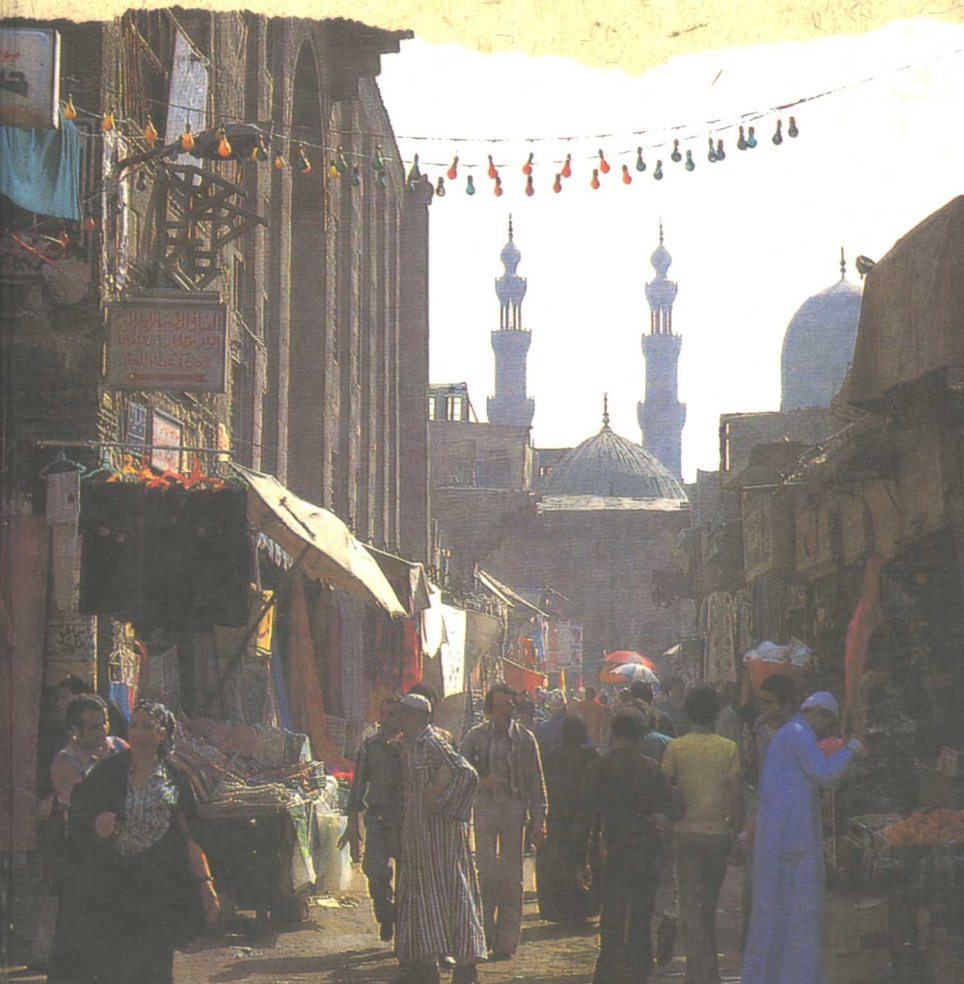


لاتطفت
الشمس

天长日久

陈中耀
陆英英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ul 11. 45
K876

天长日久

〔埃及〕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著

陈中耀 陆英英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天 长 日 久

【埃及】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著

陈中耀 陆英英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3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5.125 插页 5 字数 815,000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327-0977-9/I·525

定价：48.10 元

献 词

献给那位和我深深相爱，并与我一起度过
不知所从的黑暗，共同到达光明之岸的女士；

献给那接纳我暴怒的文静、那滋润我急切的
忍耐、那照亮我艺术的理智、那洗刷我错误的
宽容；

献给我少年时代的梦想、青年时代的宝
藏、老年时代的慰藉；

献给我的妻子，以及我俩内心的爱情。

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

1959.3.2

译者前言

这是一部以描写埃及青年人的爱情和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通过一个家庭兄弟姐妹五人的不同经历，反映埃及一代青年的恋爱观和生活观，阐述“生活里有种种原则，你找到自己的原则，你就找到了生活”（第二部卷首题词）的真谛。

阿娜雅特太太在丈夫死后，含辛茹苦地培养子女，使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长子艾哈迈德追求自己的存在价值，但生性软弱、优柔寡断，在传统习俗和社会弊病面前无能为力，可又不甘沉沦。结识亭亭玉立的夏希莱后，他精神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他经不起女色的引诱，与嘉拉敏多次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并结交了一批酒肉朋友，挥金如土，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夏希莱忍痛与他分手。后在现实的教育下，艾哈迈德痛改前非，取得夏希莱的谅解，两人重归于好。经过生活的磨难和战斗的洗礼，他终于找到了自我，认清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小女莱拉艳丽动人，充满幻想。她酷爱音乐，如痴似醉地热爱贝多芬、肖邦等音乐大师，甚至想象自己生活在他们的时代，成为他们的恋人。后来，她将自己的恋情移到东方音乐家法塔希身上，爱上了这位有妇之夫。法塔希在外面租了套房间，两人频频幽会，倾吐情愫，沉浸在变态的热恋之中。家里发现莱拉与法塔希的暧昧关系，对她严加管教，但无济于事，只得逼她匆匆

成婚。莱拉与丈夫感情不和，不久即离婚。她与法塔希恢复不正常关系后，法塔希的妻子愤然离家。已经厌倦婚外恋的法塔希为与妻子破镜重圆，断然拒绝莱拉的纠缠。莱拉感到如针扎心，服药自杀，虽被救活，但终日神思恍惚，心神不畅。从战场凯旋而归的艾哈迈德为开导莱拉，带她去俱乐部，与夏希莱见面。她俩一见如故，莱拉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她毅然回音乐学院，振作精神，重新开始生活。

正在法学院二年级学习的次子迈姆杜哈力图自食其力。他开设社会服务公司，遭到失败。后决心退学，与人合办汽车修理铺，家里坚决不同意。身居高位的舅舅训斥他不务正业，甚至威胁他如坚持己见，将把他连同他的朋友一起送进监狱。迈姆杜哈与家里闹僵，当夜开摩托车外出，因车祸身亡。全家沉浸在悲哀之中。

大女菲菲长相不如两个妹妹，从小性情孤僻，舌不饶人。她无意打扮，专心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进理学院生物系后，结识了毕业班高材生艾敏。艾敏毕业留校后开始追求她。菲菲起初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见妹妹莱拉先订婚，自感羞辱，便主动接近艾敏。艾敏正式上门求亲，但好事多磨，两人关系时冷时热。菲菲把生活中的不幸全怪在艾敏的“恶兆”上，后来在事实的教育下，前嫌冰释，两人关系发展到新的阶段。

次女纳碧娜在文学院学习。她与家境清贫的迈哈姆德情投意合，相见恨晚。迈哈姆德高她二个年级。纳碧娜希望迈哈姆德按传统习俗上门求亲。但迈哈姆德认为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悬殊，不同意这样做，两人产生齟齬。迈哈姆德毕业后回家乡探亲，因母病滞留。纳碧娜闻讯后单身前往，轰动全村。她在乡下了解到迈哈姆德有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妻，顿觉自己上当受骗，愤然回家。后经迈哈姆德解释，两人解除芥蒂，相爱如初，决心通

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幸福的生活。

水到渠成，热恋中的艾哈迈德、夏希莱，艾敏、菲菲，迈哈姆德、纳碧娜，这三对恋人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的美满生活，筹划建立各自的小家庭。莱拉重新弹起了欢快的乐曲，感到自己的生活充实了，对未来怀着幸福的憧憬。

本书作者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是一位蜚声世界文坛的埃及多产作家。他于一九一九年出生于书香门第。一九四二年开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当过律师和记者。后致力于新闻事业，历任《鲁兹·尤素福》周刊主编、《今日消息报》主编和董事长、《金字塔报》董事长、顾问等职。这位正直的作家，早年曾因撰文抨击时尚流弊，揭露权势人士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卑劣行径，而屡入囹圄。埃及一九五二年七·二三革命后，他成为埃及舆论界的活跃人士，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十余本杂文集。与此同时，他在文艺创作方面也硕果累累，已有四十余部中、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问世。近十几年来进入创作旺期，每年均有两三部小说付梓。

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从当今社会生活中发掘题材，以匠心独运的构思、情味醇厚的文笔，展现出一幅幅富有阿拉伯情调的风俗画面。他敢于冲破禁区，大胆涉及宗教、女性等问题，深刻反映在当代文明的冲击下，新与旧、开放与保守之间的矛盾、冲突、斗争，以生花妙笔细腻地描写由此激起的五色斑斓的火花，以及它所带来的形形色色的变化。他的许多作品具有丰富多彩的内涵、发人深省的意境、引人入胜的情节，受到世界文坛的重视。

《天长日久》是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的一部力作。它真实地勾勒出埃及的风尚时俗和人际关系，堪称埃及当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扣人心弦的结构布局、细致传神的人物刻画、淋

漓尽致的心理描写、真切感人的场景描绘，使这部作品具有相当大的魅力，赢得了广大读者，二十余年来盛传不衰，成为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名著。

译者

一九八八年春于上海

1

财政部年金司。

晌午十二点，艾哈迈德从办公桌后一跃而起，一只手抱着一本大部头英文书：《萧伯纳^①作品集》，举起另一只手向同事们招呼着：

“诸位同仁，再见！”

大家抬起头望着他，异口同声地答道：

“再见！”

在这中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它带着嫉妒和怨恨，苦笑说着：

“再见，艾哈迈德先生！”

艾哈迈德脸上显出一副老成持重的神态，双唇紧闭，仿佛竭力抑制住即将冲口而出的大笑。他走出办公室，穿过一条潮湿的长廊，然后下楼来到部办公楼的庭院内。

一名杂役趋步上前，躬身问他：

“艾哈迈德先生，要不要叫出租车？”

艾哈迈德装扮成出门办重要公务的样子，双眸闪射出一本正经的光芒，声音稳重地吩咐道：

“要辆车……快点！”

^① 萧伯纳(1856—1950)，英国著名戏剧家。

杂役立即上街去叫出租车。艾哈迈德一手捧书、一手插在裤兜里，伫立在部办公楼的台阶上。他高高的个子，挺起宽阔的胸膛，黝黑壮实的脸上闪射出两道严肃的目光……俨然像一名老气横秋的高级职员，虽然他只是个六级职员^①，年纪不到二十五岁。在六级职员们或二十五岁上下的工作人员中间，他与众不同的只是不必在部里的考勤簿上签到。他可以上午十点上班，中午十二点下班，谁也不会对他进行追究，更不会有人扣发他的工资。

其实，根据部里的规定以及他工作的性质，他并不享有免除签到、自由安排工作时间的特权。他根本没有不坐班的权利。一年前，他刚被任用时，曾是个恪守上下班制度的职员。一连数月，他天天早晨八点上班，不到两点决不下班。突然，他发现自己无事可干。他每天在办公室足足六个小时，但布置他做的只是几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半个小时多一点便可处理完毕。剩余时间他只好浏览报纸、与同事们海阔天空聊天、静处长派人找他……后来，读报消磨不了他那么多空闲时间，与同事们闲聊他感到味同嚼蜡，处长又难得找他。他闲得发慌，便每天带着书上班，以此打发时间。他所带的都是一些文学和历史书籍。

事情进一步发展，他感到自己上班看书，成了个两面派。的确，同样是排遣闲暇，比起大家瞎扯空谈、坐等处长布置工作，读书多少有点收获。不错，政府付给他工资，理应发挥他的才干，让他付出相应的劳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还不如把这份工资看作是让他在文学和历史方面进行自学进修的投资，这对他个人和政府都适宜。可是，不管怎么说，年金司办公室并非专供阅读文学、历史书籍的场所。那么，他端坐在办公桌前，阅读赫胥

① 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最低一级职员。

黎^①或阿卜杜·拉赫曼·拉菲仪^②的作品，这难道不是两面派吗？不仅算得上两面派，而且还是个胆小鬼，为了获取自己的工资，而对政府机关内的无政府主义听之任之。他是没有资格获得那份工资的，他的许多同事们也是如此。

想到这里，他顿时怒火中烧。那一天他蓦然从办公桌前一跃而起，仿佛怒火燃着他的衣服，他涨红着脸，扫视着同事们，向大家挑战似地说了声：“再见！”

同事们惊诧不已地望着他，嘴唇边浮现出冷嘲热讽的微笑，七零八落地回答道：“再见！祈求真主赐福和保佑！”

说完大家垂下目光，各干各的，谁也没用言词表达自己的诧异。

整整一天一夜，艾哈迈德始终在冥思苦想，考虑次日早晨当处长责问他为何提前下班时，他该如何作答。他将对外处长直言相告，自己无法在办公桌前无所事事地混日子。他并不认为自己提前下班有碍于工作，因为他根本无事可做，因而也就无从有碍它了……他将坚持自己的观点：要么给他安排事干，要么允许他随意上下班。否则，他就提出辞职！

翌日早晨，他前往年金司上班，他的脸依然憋得通红，仿佛皮肤下面压抑着一腔怒火！

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直等到下午两点，处长仍没有派人喊他。就是周围的同事们对他昨天提前下班一事，也没有人议论。

他终于醒悟了，想起了一件他从不在意的事情：他的舅舅就是本财政部的副部长。

倒不是他忘记了这个事实，而是他没有在意这个事实。他

① 赫胥黎(1894—1963)，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剧作家。

② 拉菲仪(1839—?)，阿拉伯历史学家，著有《埃及民族运动史》(1929)等。

本以为，舅舅当副部长，与他在部里的表现毫不相干，与处长对待他的态度、同事们对他的议论毫不相干。现在看来，他舅舅当副部长这一事实，对于他在部里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即使他本人可以毫不在乎，然而他周围的那些人，谁也不敢轻视这一点。

处长为了照顾顶头上司的外甥，不给他安排工作，找他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在这些极少的次数里，每次他推门进去，处长就赶忙站起身，离开办公桌，满脸堆笑地迎上前来，佯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与他握手寒暄：“你好，艾哈迈德先生，真主保佑，你对工作满意吗？……”然后拉他并肩而坐，开始向他倾诉自己工作的劳累、肩负的重担、为国家作出的种种贡献……末了，抱怨自己晋升迟缓，仿佛让他带口信给当副部长的舅舅。每次处长都是这样，从未与他说起过年金司内正儿八经的工作，更没有像样地布置给他一件力所能及的工作。

同事们也一样，全都不敢忘记他是副部长的外甥。他们相互之间随意相处，对他却是彬彬有礼，他与他们之间有一道虚伪的帷幕，使他觉察不了他们的秘密。他们把他当作刺探情报的间谍，处处提防，仿佛他本人就是副部长似的，对他畏惧三分。

杂役们，在他面前串来跑去，低头哈腰，比对待处长还尊敬。他原先以为，他们如此殷勤，只是贪图他慷慨赐予的几个小费。而今看来，这并不仅是为了小费，而是因为他舅舅就是本部的副部长！

自从他在部里任职以来，他曾经煞费苦心地图使周围的人忘却这一事实，以至他自己也把它置于脑后。他对处长十分尊敬，对同事们也畅所欲言，无话不谈，竭力与他们打成一片。他甚至收藏起自己精致的领带和丝质的衬衣，上班时胸口只系条普通的领带，穿件棉布衬衣。每天早餐，他与大家一样叫一份

蚕豆三明治^①，尽管蚕豆吃下去他的胃总不大舒服……这一切都是为了融入他们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他作出的全部努力，虽然最终赢得了同事们内心对他抱有好奇，认为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但他们仍然没有把他视作自己人，念念不忘他是副部长的外甥。他们中间甚至有人——例如同事法拉哈特·阿卜杜拉·阿卜杜哈利格先生——对他怀恨在心。这是一种藏而不露的胆怯的怨恨。

事情既然这样不可逆转，艾哈迈德便只好认命事实——他是副部长的外甥这个事实。他开始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上那些虚伪的、胆小怕事的人们给予他的特殊待遇。他无须为自己高人一等而羞愧。恰恰相反，他变得去追求自己不应有的种种特权，认为这是对同事们的惩罚，惩罚他们的虚伪和胆怯怕事，谁让他们拒不接受他加入他们的行列，不把他视作一个尽管舅舅是副部长，但在权利和义务方面与他们平等的普通一员。

他最初的特权是，给自己免除了在考勤簿上签字，不再遵守工作时间，十点钟来到办公室，十二点钟就擅自下班。

可是他虽然享有这些特权，内心里却不是滋味。他感到自己渺小无能，一文不值。

自从他有理智以来，他一直盼望自己成为一个有用之材，可对自己最终能成为哪种人材一无所知。他不甘心当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想去干那种人人都能胜任的工作。他想干一番事业，一种属于他的事业，别人都干不了的事业。他并没有在自身周围寻觅机会，而只是在心底里，在内心深处盘算着。他进了法学院，但他深知自己不愿当律师，也没有能耐当律师。在大学的那几年里，他阅读了大量书籍：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流派……在

① 埃及最普通的快餐食品。

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他不只是理解书中的内容，而是千方百计从字里行间寻找自我，企图发现自己想成为何种人。他想成为拿破仑^①？苏格拉底^②？罗伯斯比尔^③？还是想成为甘地^④？……难道他想成为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一名战士？抑或是想效法罗切勒德^⑤、洛克菲勒^⑥去开辟事业？要不，他想当一名爱国主义的革命烈士？……他确实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那颗惶惑不安的心每时每刻都在变幻莫测的幻想中遨游，始终不能落到实处。即便这样，在那颗动荡不安的心里却有一件固定不移的东西，那是一件他鞭长莫及的东西，他无法攫住它，对它了解个究竟……这东西发出钻石般耀眼的光芒，却只是深埋在矿中的一颗钻石，他得挖透地层才能获取它，他得挖透自己的心……

法学院毕业后，他不想找工作，茫茫然，不知自己想做什么和可做什么事情。他坐在家里继续读书。不久以后，他除了读书之外，渐渐出入各种相互矛盾的社会圈子。他上侯赛因区、泽纳卜太太区的平民咖啡馆闲坐。一两个月中，他有规律地进出这些咖啡馆，与馆里的常客混得很熟。忽然间，他又转向福阿德大街、素莱曼大街、歌剧院广场的高雅的咖啡馆，置身于大大小小的职员群和名流之中。后来，他参加了国民俱乐部，不久又参加了吉齐拉俱乐部^⑦。但他自始至终没能使自己融入这些社会

① 指拿破仑一世(1769—1821)，法国著名国王。

②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希腊著名哲学家。

③ 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中平民领袖，雅各派首领。

④ 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之父。

⑤ 罗切勒德(1743—1812)，德国犹太人，世界著名财团罗切勒德家族的奠基人。这个家族所开设的银行遍及英、德、美、法、奥等国，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和资助者。

⑥ 洛克菲勒(1839—1937)，美国著名实业家。

⑦ 国民俱乐部和吉齐拉俱乐部为埃及两大相互竞争的俱乐部。

圈子之中，他只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去考察研究，从中寻找自我，寻找合自己胃口的事情。他坐在侯赛因区费夏维咖啡馆里，观察着兜售牛羊头肉的小贩，扪心自问：“我能当卖牛羊头肉的小贩吗？我愿做这等事吗？”此后，他又坐在马塔梯雅咖啡馆或国民俱乐部里，注视着某位高级职员，心里暗忖：“我愿意当一名高级职员吗？有这种能耐吗？”……他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圈子里转悠，宛如在人类世界里旅行，在不时地寻找着自我。这种旅行使他有可能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以便他确定自己希望成为哪一种人。

大学毕业一年了。一年中，他阅读了大量书籍，接触了各种人，但他仍旧没有找到自我，对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依然一无所知。

从物质条件而言，他并不急于为了生计而随便找个工作。他母亲在开罗市中心拥有一幢楼房，每月有八十镑的收入。他们居住的那幢宽敞的房子也是自己家的。他父亲的抚恤金每月有五十镑。这些收入足以供他们一家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

他不愿一辈子依赖于家庭收入度日，他并非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也不是没有出息的人……他正在进行一项艰难的工作：寻找自我，寻找自己在人生中的真正价值，寻找能为自己和他人履行的职责。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正为此伤透脑筋，尝尽苦涩之味。他心烦意乱，惶惶不安，迫切想知道自己的天赋，为此而感到苦闷。他并不是磨磨蹭蹭的人，而完全是个急性子，他日日夜夜像发了疯似的，如饥似渴地拼命读书，了解社会，寻找自我。他明白，周围的人都在观察他，等待他参加工作，开始自食其力。他能洞察出母亲和弟妹们的目光中含有的许多问号。母亲在与他交谈之中甚至开始暗示他，提醒他要注意自己长子

的职责，考虑自己的前途。这种暗示渐渐变成了明白的意思，她迫不及待地催促他去工作。不论干什么，她都无所谓。她只求看到他走上工作岗位，干什么都行！当副部长的舅舅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提出忠告。所有这些都对他形成了一种压力，使他彻夜难眠，神经紧张，感到自己问心有愧，仿佛自己是个窃贼，偷去了母亲和弟妹们的生计。他们为何不让我寻找自我呢？为何用目光和言词来追逼我呢？如果我不加挑剔地接受那种分配给法学院毕业生的味同嚼蜡般的工作，这对他们又有什么益处呢？但是他的这种呐喊没有从胸中倾吐出来，他只是把它藏在自己的神经之中，对全家盼望他找份工作的迫切要求佯装不知。干什么工作都行？他可不轻易接受这一点。

有一天，他的舅舅阿扎·拉吉先生来看望他们。舅舅来访，全家每个人都极为关注。自从父亲过世后，舅舅成了他们家的支柱，他是个一本正经的人，甚至连笑的时候也是一本正经的。他没有命令或者是生硬对待外甥儿女的习惯，但是他凭着自己令人起敬的严峻的外表、他与他们之间严格的传统，以及母亲对他的信任和需要，控制着他们。艾哈迈德尊敬舅舅，爱戴舅舅。他一向把舅舅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千方百计地了解他的天性气质和思维逻辑。他经常询问自己：“我能成为像舅舅那样的人吗？”他认为舅舅是个幸福的人。似乎觉得舅舅那腆起的大肚子，垂在脖子上的双下巴，无不隐藏着幸福的财富。他并不认为舅舅的幸福是因为他官运亨通，而是因为他打年轻时当上六级小职员起就随遇而安。艾哈迈德只是盼望自己也像舅舅那样，成为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可他只有首先找到自我，才能有所知足；他只有在知道到底想把自己塑造成什么类型的人之后，内心才能平静下来。

舅舅与全家人坐了片刻，然后站起身，指指艾哈迈德说：“过

来，艾哈迈德，我想和你谈谈！”

说完便走进书房。这是他已故父亲的书房。舅舅坐在一张宽大的皮椅上，伸直两条腿，让便便大腹缓缓放松，嘴角边泛出一丝笑容，以严肃的口吻，问道：“艾哈迈德，你决定好了吗？”

艾哈迈德规规矩矩地端坐在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不解地问：“舅舅，你指什么？”

阿扎先生依然微露笑容，说道：

“你的前途呀，你想当律师，还是当职员？或做其它工作？”

艾哈迈德的睫毛在眼睛上微微颤动，他不敢正视舅舅，回答道：“凭真主起誓，我想再等些时间，我还需要充实充实自己……阁下你知道，我从来没有闲混，我的所有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了……”

阿扎先生望着自己的鞋尖规劝道：

“这我知道，你读了很多书。可知识是无止境的，人可以读一辈子书，直到死。而今你已经读完了必读的书，已经获得了学士学位，那就应该工作，自然也可再读点书。”

艾哈迈德哭丧着脸问道：

“可我干什么呢？”

“既然你不想当律师，”舅舅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那只能当职员啰！”

“到哪儿去当职员呢？”艾哈迈德带着局促不安的声调，问道：“我的成绩只是及格，没有资格在大学任职，也没有资格在检察机关干事①，也……”

舅舅打断他的话语：“到我那儿去工作。”

① 埃及法律规定，在大学或检察机关工作的人，大学毕业成绩必须是优或良。